

宋

史

書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第詠之

秦 觀

張 束

陳師道

李 鷹

劉 怒

王無咎

蔡 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 荻

劉 詵

倪 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 兕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

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
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

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勗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郢州稅僉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

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卽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

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雅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
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
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
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
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
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
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
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
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闕賦已傳人口
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數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
館閣薦試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
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
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
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在潁聞蘇軾訃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甚
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
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殼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
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
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
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
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
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

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灝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

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軸將客游四方以藏其事軸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軸軸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軸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軸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軸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

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穎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閒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贊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疑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

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卽官修書光判

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

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宴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郎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

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授知于蘇軾常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毗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轡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

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
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
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
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
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
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
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
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
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
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
以示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

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
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青曉
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
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
不可辯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
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
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
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
爲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
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

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卯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

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川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辯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螭鳥魚爲文者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珉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癆遂致仕旣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

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謹絶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弁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

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弁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卽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弁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劇剔瑕纓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爲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弁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卽之

趙蕃附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土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紓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侍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

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豔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鑄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聖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不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歷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

局乃以郡人顏經投甌憇其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閱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子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儻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恠懷愾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

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
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
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
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
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
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
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
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
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
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

此卽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
相公所見也昨入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
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
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
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
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錐就
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郊城舞陽
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
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
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
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
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

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

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舍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舍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閩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譏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

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
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
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
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旣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歷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
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
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
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
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
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
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
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

特進爲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痹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寶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閑

奧爲世所稱

張嶼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嶼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嶼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嶼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

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嶼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浸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嶼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

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方俟禹論嶼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尙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嶼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卽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勑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遺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

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嬉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歷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歷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裒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

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蘖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爾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謁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

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覲覲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斂攢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

縱培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

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懇于天七揮刃不殊
血逆流卽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
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
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卽之倡義云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惟忠
字省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
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
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
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勾祠從清
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
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
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
朱熹旣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

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
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
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
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 遂

董元亨

曹 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 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 輅

傅 察

楊 震

父宗閔

張克戢

張 確

朱 昭

史 抗

孫 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襄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

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賣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遯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均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

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卽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踘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爲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

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感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歐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歐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數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

被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按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祁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暉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暉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

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曰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爲

覲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尙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廢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曰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只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責害之賊旣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

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日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貿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羣不逞並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詐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

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掠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
喜換爲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
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
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爲竊緘戮之於市又
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
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爲意及劉彝代起
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
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至閻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
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
曰吾兵械旣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羣心
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
子子元爲桂州司戶因公事攜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
郡守家出城乃獨遺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邕旣受圍緘

晝夜行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惶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墮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籍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閭門祇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卽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

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襄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旣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避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爲所執成富誘使降良

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餉狗鼠矣賊怒彎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誅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

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依以幸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縗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旣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槩行槩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尙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尙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

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
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
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
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
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
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慈儉
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
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
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
軍者搘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
狀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
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士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

効死令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韐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爲詐韐曰兵興累年中國尙不支況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輒疆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韐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宮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韐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

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之軍潰
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
鉞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薦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
國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戎車再駕以鉞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
鉞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
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
斂聚衆剽斂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鉞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鉞飲之酒
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
諸民鉞曰空內郡駟駿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
求雲中地鉞諜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
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鉞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
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鉞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
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進躡鉞以亟

戰爲非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軽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
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軽遣別將賈瓊自代州
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祿得首領數十旣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
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
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軻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
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
貴軻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
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
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歎其忠
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
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軻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
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
失云子子羽孫珙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儻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驥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斡離不曰爾尙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猝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斡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

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

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嬉戲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萃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犧牲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上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

背上憑高鼓譟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
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
鞠韃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
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韃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
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
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
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
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建炎二
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張克戢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
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踵故抑首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戢一裁以法
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戢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轉
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戢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

入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
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李董來攻縱兵四掠克戢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
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
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
子瀕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戢引誼開
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
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瀕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
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戢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
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
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
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爲汾大邑久與賊抗旣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
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戢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
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爲降語斬以徇

諸酋列城下克戢臨罵極口砲中一酋並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維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戢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戢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闈紹興中謚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卽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

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宗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斂容嘆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氈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

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騁眙服其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尙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

致之昭瞑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
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
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
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
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
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
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
策固善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
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韜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
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遺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
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初益在朝寧察郡人孫谷可

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憚容遂見殺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康保裔傳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沒焉○臣宗楷按康保裔遼史作康昭裔聖宗
統和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
爲昭順軍節度使豈保裔之外又有一昭裔耶然宋將未有名康昭裔者而
瀛州卽河間其爲康保裔無疑二史不同若是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考證

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之三

御文庫圖書目錄

卷之三

御文庫圖書目錄

卷之三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去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天揆

陳遘

入不指

趙不試

趙令歲

唐重

郭忠孝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祕閣爲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脩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濠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使夷官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

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訏張謨于潛鼎禮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曾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最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卽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

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士卒誣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

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忤蔡京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卽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據邈罪五十有三條鞠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

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旣至會
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
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種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
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
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
上稱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
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
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
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
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
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
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
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

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鬥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且間道走蠻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尙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袒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掘其口猶吮血噀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

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瀆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絛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闢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

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鑾獮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鑾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薿攝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澆遣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効帝爲黥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遣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

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賊尙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薿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薿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輶役遣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牘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牘羣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

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
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兵馬元帥受
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旣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
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適泣曰
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
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
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
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猝裂之身首無餘
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
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
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石呂頤浩張憲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

雲中

宋

史

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彥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旣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黃州縱掠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卻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

木筈鑿箭浮江告急令成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

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卽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倡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致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鬥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銳於出師由灤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旣

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上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秦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號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

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

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敵怒之坐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金人

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清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大軍失利清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寢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尙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迪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

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尙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鬥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諤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

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
武舉絕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閣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
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
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
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
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閣門
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饑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
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
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
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
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
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
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

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
民曰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
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
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
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
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
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噍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
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
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李堇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
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沒人泅河召民之
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
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
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

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倚寢罄鎧仗空敝
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杼餓傷夷之餘哀折槊斷刃以死固
守旣自度不支取砲機範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
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筈上陰
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
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
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譏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
狎至拔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盍具冠載見金帥
徽言斥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汙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
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
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
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
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
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
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麤
狠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
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
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
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
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
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
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
言子岡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
死于陣名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二年進士第

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
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効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寢
不可長士論譴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
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
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
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行在子韶率
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
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閹門皆遇
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
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
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
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

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
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爲御營使駐劄建
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瓊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礪沙
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瓊擁兵弗
救淬被擒瓊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棁以戶部尙
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
宗弼旣入城棁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
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
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
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尙有面
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
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
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汙我宗弼大

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卽其地賜廟
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
言故舊家寶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
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
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
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 忒 第悟

劉汲

鄭驥

呂由誠

郭 永

韓 浩

朱庭傑
周中

王允功
辛附

王薦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彥仙

邵雲
呂圓

宋炎
登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 琦

李 震

陳求道

曾忘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內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溫州須次于越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入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忘獨不往爲隣人糾察逮捕見琶入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入曰且令出左

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忘第朝散郎忌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憲子密兄子寔皆將仕郎方遇難時寔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寔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寔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忘從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劙之屍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陵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感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

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行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

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斬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掎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卽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鄭驥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驥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驥爲蓋言六城熙河

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
官賜紺衣銀魚喚麻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旣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
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
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絕之驥謂貫欺君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
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驥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
陝右大稔驥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以直祕閣知
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
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楊州復請自楚泗汴洛
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決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
城驥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
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驥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
廟愍節驥在熙河嘗撫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
雜事爲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

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氈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呂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稅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歛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种諤往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尋改知乘氏縣丞相呂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溫綿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蓄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襄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羣盜所在讐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時京東諸郡兵騎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

羣盜中救援皆絕孔彥丹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絕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褒典乃憩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謬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

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兩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暴日中兩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遊蠹不歸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爲并宅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宅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

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楊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永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齟齬小人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剗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

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爲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宅曰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慚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

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尤功薦各官其家一人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閨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郡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張忠輔宣和末爲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旣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瞞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譖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戍殼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殼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爲汝守若

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

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陷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畀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春斷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旣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

惟弟夔子毅得免沒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
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卽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
人徙其廟閿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頗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
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潤
猝遇金人衆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
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鬪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
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
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
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其家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
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義者衆彊乃舉所部聽命李彥仙嘗假夜義官夜義意
不滿掠南原而去彥仙誘殺之雲欲攻陝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
至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妻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

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

呂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淆澑間彥仙保三觜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臥聞城陷遽起戰死

宋炎陝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份先去州教授鄭襄亦罵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兵遂復徐州詔授思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

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鎛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撒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鈞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練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參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鳧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承州旣陷楚

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
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
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
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曰立堅守孤城
雖古名將無以踰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
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
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
言訖而絕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
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
道先致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僵不知
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
卻者大呼馳至猝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

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頬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

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詰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入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入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入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尙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

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尙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紂諸庭柱礮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

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吳安國附

林沖之

子郁從子震霆
滕茂實附

魏行河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勳附

易青

胡斌

史次秦郭靖附高稼

馬俊

楊震仲

史次秦郭靖附高稼

曹友聞

陳寅

賈子坤劉銳蹇
何充

許彪孫

張桂金文德曹
顏胡世全龐彥

海江彥清

陳隆之

史季儉附

王翊

李誠之

秦鉅附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

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
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
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
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

吳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
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惟知竭誠死王事
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林沖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
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
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字文虛中受其命金人
亦以是邀之沖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旣二年過庭卒金人逼沖
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冱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
茹以義命自安髡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

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僧窪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
從子震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
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譟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
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字時粵崇寧元年
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
勅令所刪定官紙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挂冠出都門權
臣大憲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卽其所居立祠寶祐中
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
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茂實兄絰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
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
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
墓九字取奉使黃幡裏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

憤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錄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沒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憩于朝遂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焉

閻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勣見粘罕數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趙師樞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樞統卒數百往戍旣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樞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樞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樞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樞仰天大呼曰師樞報國死於此矣遂沒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

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袞本軍士也已受詔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閣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盜衆大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屍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卽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額從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賊旣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點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閩州

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卽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吳獵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諡名其廟旌忠諡曰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追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

而賢聞次秦爲曦所招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訐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內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摯爲制置使卽求去朝廷以稼贊闡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戶稼弟定子時爲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

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損橐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叛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以便宜

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州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讎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砦築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旣罷李臺代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內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宣撫使黃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彥呐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因不備具會召還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

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
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
路屯田稼嘗代彥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
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
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
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威旗鼓爲疑兵彥呐至置
口輶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
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
衆皆潰遂下沔州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而自將所部
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卽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
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
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

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方請稼少避稼不爲動城旣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縣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而已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璽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陳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北兵東破

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騎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過氈帽山至青蒿埧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珍爲陳隆之所斬珍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闖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

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遊弈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陳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騎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第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

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入都魯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濱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絲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號忠謚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壻迪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爲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三子并閹門二十八口曰

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
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
退詰曰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
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
功尤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
救率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
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
死不共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
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
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
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縊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
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卽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

賈子坤字伯厚潼州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
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
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仲
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
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閱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
授祕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爲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
偕妻車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
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
去歲失守汚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大將告以虛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
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
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
感慟汝彞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斬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

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漢州德陽人祕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爲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卬峯創大小兩關倉及砦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爲趙氏死不憾帥設席幄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卽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辯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卽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卻之自是水飲絕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強將高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卽死於是斬其首充妻陳罵不絕口初充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

殺之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彛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爲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卽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整旣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贛閹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彥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彥清巷戰死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又

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壘楊城夫爭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王翊字公輔鄆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里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印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彞相誓死守更迭出戰云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吹

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彞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彞皆立廟賜謚餘襄恤有差寶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

通判常州知鄆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度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斬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

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摶援二郡摶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襄忠贈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沒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燄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灤從父俱死特贈鉅五官祕閣脩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襄忠贈浚灤通直郎贈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寧時

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
贈承事郎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司
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
沒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黃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宋史卷四百五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牛富

邊居誼

范天順

尹玉

李芾

陳炤 王安節

趙卯發

唐震

尹穀 楊霆

趙淮

趙與擇

趙孟錦
方洪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

桂瞪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予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入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絇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

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
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陽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十能伏水中
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
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
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
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
夜順流斷絇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
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旣北
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
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
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陽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

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襄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碑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

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
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
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
不然禍卽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
聞之以爲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矢中其馬馬仆幾鈎得
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
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
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
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
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
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
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

兵至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
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
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
鄉邦淪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
禦無不爲之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
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
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炤與訔持以忠義協
力固守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
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
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
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
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

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卽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閣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凰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召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冑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頸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贈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
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
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
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帳
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
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
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
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
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
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
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
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
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救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

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帝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幘令曰作亂者斬幘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帝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帝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也帝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帝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旣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帝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帝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

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顧應森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

親迎於溫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卽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擴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擴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

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己乃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隣家掠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閨門少長皆死焉帝聞之命酒醉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士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卽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卽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襄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旣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

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以褪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褪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卽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官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爲京

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旣登第爲小官有

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後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實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

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
李希聖者謀出降械寘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
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
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
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
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
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鄖宗節求震屍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
襄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趙與擇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
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
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
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
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擇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縛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

今能降乎與擇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楊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屍江濱

宋史卷四百五十

其後數日，有司奏：「漢王常與人爭利，又殺故秦將軍誅。」上聞，大怒，使使即決之。後聞其子房、張良等皆為漢謀，乃赦淮陰侯，拜為留侯。淮陰侯既已失勢，常憂懼，不知所為。留侯謂淮陰侯曰：「君王與項王爭天下，不以力也，以智也。今君王之智不足，此皆子房、張良等教之也。君王若欲自安，必殺此二人。」淮陰侯笑曰：「子房、張良者，固善計畫，然其用於我，亦已矣。吾觀其氣，皆爲人臣子也。吾與項王俱起暴亂，而王天子，吾豈不勝哉？吾所以弗擊者，以子房、張良在耳。」留侯曰：「君王若欲自安，必殺此二人。」淮陰侯笑曰：「子房、張良者，固善計畫，然其用於我，亦已矣。吾觀其氣，皆爲人臣子也。吾與項王俱起暴亂，而王天子，吾豈不勝哉？吾所以弗擊者，以子房、張良在耳。」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 才

馬 墅

密 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劉鼎孫附

徐應鑣

陳文龍

姪瓊

鄧得遇

張 珏

趙立附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轉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

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盜所在蠭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勸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旣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芟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師不殺汝於

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尙書道隆與賓客千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傅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爲提點刑獄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遣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臯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間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於朝命贈官

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士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
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
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
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砲架轂車
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
妾所乘舟衆見之譙曰步師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
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
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
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
月五奉使及一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衝擊
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
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

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尤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濱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尤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尤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尤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之以獻阿尤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謾言阿尤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尤怒喝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統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旣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

遺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
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
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
涕

馬壘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壘與其兄堃特顯咸淳中
壘知欽州徙知邕州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壘鎮
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
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閣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
入朝已而宋亡壘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
阿里海牙攻廣西壘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
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壘壘兵敗退保靜江
平章使人招降壘發弩射之攻三月壘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
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牕攻東門破其外城壘

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塹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塹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燙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禕孫遺高世傑取鄂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

援禦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禦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竇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命劉禦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禦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蘋草坪奪還所俘加

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兵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組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此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毅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

議亦沮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是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衆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礪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礪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

作木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卽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曰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瀆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訖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訖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寘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鴟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斬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鬪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鬪淮兵六人反背

相挂殺敵十百人乃殮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
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
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
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
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
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
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
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
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
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

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以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

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

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
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
數年似道所制臺諫皆闡葺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
爲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
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
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怒之
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
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
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効罷之未幾呂文
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溍最先遁以故列
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
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反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
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

燦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
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
拯溺捄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
燦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
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
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
以黃怪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怪入招撫之怪至民皆頓首
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叛復命
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
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
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
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
僨伺境上華卽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

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旣歸文龍之姪瓊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瓊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蹶代閩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

安撫楊彌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臥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匪刺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

之爭珏不可曰蕪菁平母得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駿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駿城卒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皆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時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

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

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埜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議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鶻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

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起
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
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
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修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迕賈似道被謫
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珏方
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合還至涪沉水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